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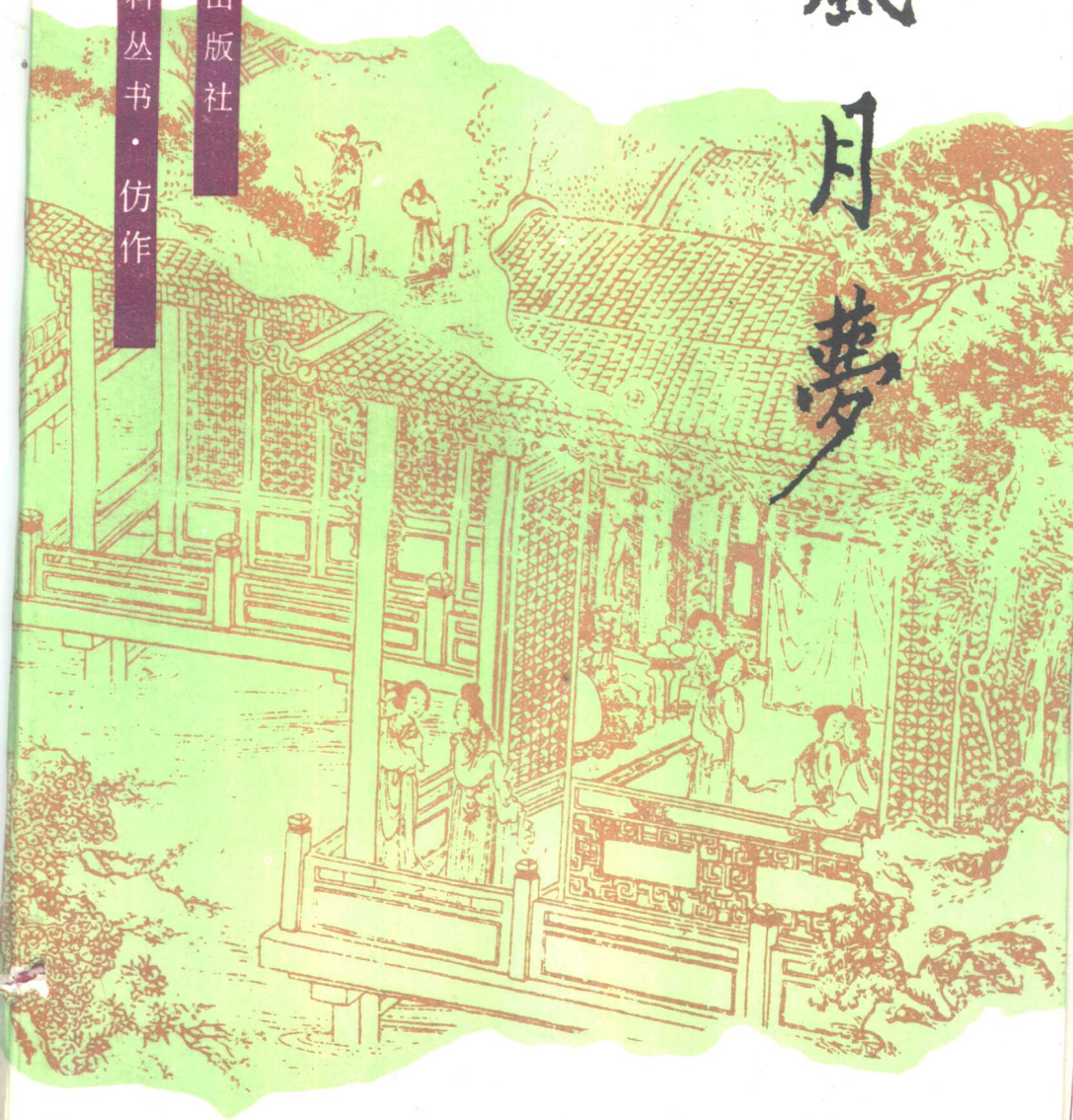
風

月

夢

北京大学出版社

红楼梦资料丛书·仿作



蘇軾詩集卷之四





月香

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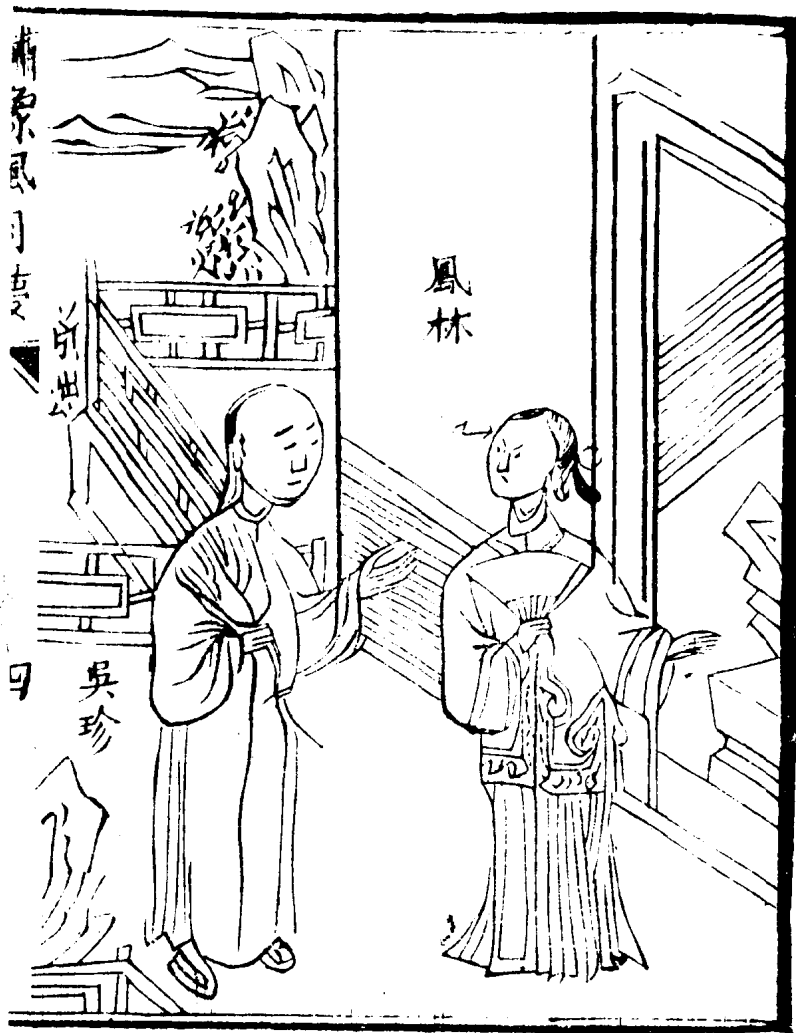


桂林

賈銘

淡烟綠雨杏花天

休外騎梅芳林



魏璧

巧雲



出版说明

《红楼梦》问世不久，即有续书和仿作大量出现；同时还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现象，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红楼梦》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巨大影响。

为了满足红学研究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套《〈红楼梦〉资料丛书》，所收资料兼顾作品和论著两个方面，分“续书”、“仿作”、“考证”三个部分，共二十五种。这些资料大多已绝版多年，目前一般不易见到，有的原是从未发表的稿本，此次系第一次公开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点校说明

《风月梦》，清无名氏撰。书前有道光戊申（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作者当为扬州人，余皆不详。

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光绪丙戌（十二年，1886）聚盛堂刊本排印，校以上海申报馆活字本。对书中文字错讹，依下例酌情处理。

一、明显错字径予校改。如：“头带”改“头戴”，“端工”改“端公”，“汉巾”改“汗巾”，“水马头”改“水码头”，“王令官”改“王灵官”，“直意不依”改“执意不依”，等等。又如：第十回“吴珍道：‘……贾大哥谅必也在这里了，凤相公因何不开口呢？’桂林道：‘我是姜太公钓鱼……’”；同回“贾铭道：‘……我同凤相公的交情要算是心照，不在于住不住。’桂林道：‘贾老爷这话说得在理。……’”两处“桂林”均为“凤林”之误，等等。

二、俗语中借字、谐音字按通行字酌改。如：“淘气”改“淘气”，“便益”改“便宜”，“兴匆匆”改“兴冲冲”，“干干尽尽”改“干干净净”，等等。但，其中全书统一者则不改，如：“顽”不改“玩”，“斑指”不改“扳指”，“鹊儿斑”不改“雀儿斑”，等等。

三、书中“恰”与“却”，“狠”与“很”，“这”与“只”常混用，均按通行用法改。

四、文字颠倒者，予以校正；衍文径删，脱漏酌补，补字均加[]。如：第二十一回，月香道：“……我何能不跟我着丈夫过日子我呢们吃相饭的人……”其中“我着”、“我呢”应为“着我”、“呢我”，第三十回，“贾铭这道总你怪我不该在烟花场中贪恋……”其中“这道”、“你怪”应为“道这”、“怪你”；第十回“陆书袁猷已

自序

夫《风月梦》一书，胡为而作也？盖缘余幼年失恃，长违严训，懒读诗书，性耽游荡；及至成立之时，常恋烟花场中，几陷迷魂阵里。三十余年所遇之丽色者、丑态者、多情者、薄幸者，指难屈计。荡费若干白镵青蚨，博得许多虚情假爱。回思风月如梦，因而戏撰成书，名曰《风月梦》。或可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余人勿蹈覆辙。

间有观是书而问余曰：“此书分明是真，何以曰梦？”余笑而答曰：“梦即是真，真即是梦；曰真即真，曰梦即梦。”呵呵！哈哈！

时在道光戊申冬至后一日书于红梅馆之南窗

邗上蒙人谨识

《红楼梦》资料丛书·续书

《后红楼梦》

《红楼圆梦》

《红楼梦补》

《红楼梦影》

《红楼真梦》

《续红楼梦》

《红楼复梦》

《补红楼梦》

《增补红楼梦》

《续红楼梦新编·续红楼梦稿》

《红楼幻梦》（内部发行）

《绮楼重梦》（内部发行）

《红楼梦》资料丛书·考证

《红楼梦索隐》（上、中、下）

《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

《红楼梦》资料丛书·仿作

《青楼梦》

《风月梦》

《花田金玉缘》

《水石缘》

《绘芳录》（上、下）

紅樓夢資料叢書

仿作

吳組緝題

目 录

自 序

第 一 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1
第 二 回	袁友英茶坊逢旧友 吴耕雨教场说新闻	8
第 三 回	北柳巷陆书探友 西花厅吴珍吸烟	14
第 四 回	闹面馆袁猷讨私债 封游船魏璧逞官威	19
第 五 回	小金山义结金兰 进玉楼情留玉佩	25
第 六 回	陆文华议谋妓女 吴颖士约聚青楼	35
第 七 回	吃花酒猜拳行令 打茶围寻事生风	42
第 八 回	好勇斗狠撵人抢物 排难解纷设席赔罪	53
第 九 回	诸把势传签敛费 众刀笔鸣保兴词	60

第 十 回	红绡帐佳人惊异梦 白衣庵大士发灵签	66
第 十 一 回	议梳妆浪子挥金 做媒妁虔婆索谢	74
第 十 二 回	燕相硬写龙船分 月香初试云雨情	81
第 十 三 回	贺端阳陆书看龙船 庆生辰月香开寿宴	89
第 十 四 回	月香偶染风寒疾 莫爱乱逞虎狼威	100
第 十 五 回	送花篮虾蟆打秋风 做喜乐虔婆收贺分	106
第 十 六 回	百子堂和尚化缘 大雄殿马拔斗法	111
第 十 七 回	月香吃醋闹鲤鱼 魏壁争风打肉鳖	119
第 十 八 回	苦口良言贾兄劝友 寻根究底陆姑询仆	126
第 十 九 回	倒酱罐姑侄参商 泼醋瓶夫妻反目	133
第 二 十 回	袁友英蓄意纳宠 甄双林矢志从良	139
第二十一回	床头金尽青楼冷面 梦里情浓浪子痴心	144

第二十二回	奏盘川陆书归里..... 借青蚨吴珍结怨	151
第二十三回	公差大闹烟花院..... 契友私探死囚牢	159
第二十四回	贿禁卒私松刑具..... 嘱经承翻改口供	166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娼凤林赁屋..... 为戒烟贾铭换参	173
第二十六回	赠金钗姊妹喜重逢..... 修坟墓姑媳争闲气	183
第二十七回	王大娘因贫卖女..... 蓝小姑好色勾郎	190
第二十八回	情切切凤林探病..... 意绵绵贾铭赠诗	196
第二十九回	背盟誓凤林另嫁..... 卷资财巧云还乡	202
第三十回	庆中秋袁猷染病..... 降夜香双林祈神	210
第三十一回	短命郎检券遗嘱..... 痴情妇服毒捐躯	217
第三十二回	遵国法罪犯发配..... 沐皇恩烈妇入祠	225

第一回

浪荡子堕落烟花套 过来人演说风月梦

词曰：

惯喜眠花宿柳，朝朝倚翠偎红。年来迷恋绮罗丛，
受尽粉头欺哄。昨夜山盟海誓，今朝各奔西东。百
般恩爱总成空，风月原来是梦。

右调《西江月》

话说东周列国时，管仲治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原为富国便商而起。孰知毒流四海，历代相沿，近来竟至遍处有之。扬州俗尚繁华，花街柳巷、楚馆秦楼，不亚苏杭、江宁也。不知有多少人，因迷恋烟花荡产倾家，损身丧命。自己不知悔过，反以“宁在牡丹花下死，从来做鬼也风流”强为解说。虽是禁令森严，亦有贤明府县颁示禁止。无如俗语说得好：龟通海底。任凭官府如何严办，这些开清浑堂名的人，他们有这手段，可以将衙门内幕友、官亲、门印，外面书差，打通关键，破费些差钱使费。也不过算是纸上谈兵，虚演故事而已。

但凡人家子弟到了十五六岁，出了书房之时，全要仗着家中父兄管教。第一择友要紧。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青年子弟若能交结良朋佳友，可以彼此琢磨，勤读诗书，谋干功名，显亲扬名。士农工商各自巴捷，亦可兴家创业。倘若遇见不务正的朋友，勾嫖骗赌，家里上人又溺爱他些，不大稽查；更有不知上人创业如何艰难，只顾自己挥霍，日渐日坏，必致成为下流。

赌博的“赌”字虽坏，尚是有输有赢。独有“嫖”之一字，为害

非轻。在下曾经目睹有那些少年子弟，仗着父兄挣有家资，他到了十五六岁时，爱穿几件时新华丽衣裳，起初无非在教场下买卖街，三朋四友吃吃闲茶，在跌博篮子上面跌些磁器、果品、顽意、物件。看见天凝门水关里面出来的游湖船上面，间或有人带的女妓，也有梳头的，也有男装的，红裙绿袄，抹粉涂脂；也有唱大曲的，也有唱小曲的，笛韵幽扬，歌声袅娜。引得这些青年子弟心痒难挠。因此大家商议，雇只游船，追随之后。这还算是眼望，不过破费些船钱、饮食，尚不至于大害。

最怕内中偶有一人，认得这些门户，引着他们一进了门，打一两回茶围，渐渐熟识，摆酒住饷。不怕你平昔十分鄙吝，那些烟花寨里粉头，他有那些花言巧语，将你的银钱骗哄到他腰里。骗得你将家中妻子视为陌路，疑惑这些地方可以天长地久。

还有可笑的事，家中父母叫儿子做件事，买件衣物，还要回说得闲没得闲，有钱没有钱，许多的推托。若是相好的粉头放下差来，要甚衣裳首饰，纵然没有银钱，也要百般的设法挪措，立刻办了送去，以博欢心。那知那些粉头，任凭你将差事应了送去，从来没有一人说过好的。若是衣服，必是说裁料、颜色、身分不好，花边花色不好，或是长了，或是短了；若是首饰，又说是金子颜色淡了，银子成色丑了，花样不时式，金烧的不好，翠点的不好，簪子长了短了，镯头圈口大了小了，兜索子瘦了肥了，耳挖子轻了重了。正所谓将有益银钱，填无穷之欲壑。

人家养的儿子，到了长大的时节，纵然不学好、不务正，做错了事件，就是父母也不忍轻易动手就打，开口就骂。任凭怎样气急了，说几句，骂几句，有那忤逆儿子还要回言回语。独有在这顽笑场中，被这些粉头动则扭着耳朵，打着骂着，掐着咬着，还是嘻嘻的笑着，假装卖温柔，说什么打情骂趣。生恐言语重了，恼了这些粉头，就没有别处顽笑了。世间的人，若能将待相好粉头的心肠去待父母，要衣做衣，要食供食，打着不回手，骂

着不回答，可算是普天世间第一个大孝子了。

还有些朋友，只知终日迷恋烟花，朝朝摆酒，夜夜笙歌，家中少柴缺米全然不顾。真是外面摇断膀子，家里饿断肠子。常在花柳场中贪恋粉头，在外住宿，忘记家中妻子独宿孤眠。有那贤淑的妇人，不过自怨红颜薄命，闷在心里，在人前不能说丈夫不是，因为要顾自己贤名。还有那些不明大义的妇人，因丈夫在外贪顽，等待丈夫回家，见了面就同丈夫扛吵，百般咒骂，寻死觅活。更有那种不识羞耻的下贱妇人，他说丈夫在外顽得，他在家也顽得，背着丈夫做下许多濮上桑间伤风败俗的事来，被人前指后戳，说什么卖花钱儿买花带。

殊不知在这些地方初落交之时，银钱又挥霍，差事又应手，这些粉头就百般的奉承，口里说刻刻难离，也有要跟着住家，也有要从良，恨不同生共死。及至你还坐在他的房里，那边房里来了别的客人，他们亦复也是这等言语。还有那聪明能干的朋友，用尽无限机谋，也不知丧了多少良心，弄了银钱来，输心服意的送与这些粉头受用。他又明知这些粉头都是花言巧语，灌的米汤，哄骗人的银钱。他偏说是这些粉头同天下人皆是灌的米汤，惟独与我是真心实语。若不是这样想头，人又不是痴呆，怎肯甘心将银钱与他们受用。

这些地方不拘你用多少银钱，到了你没银钱的时候，或是欠下镶钱，或是差未应手，这些粉头就翻转面皮，将平日那些恩爱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一般的冷眼相看，连那些内外场也是这般势利，莫说没有银钱被那些粉头讥笑，就是身上衣服稍为蓝缕，自己也就不好意思去了。

更有一种蜜脸，为了一个粉头吃醋争风，甚至打降扛吵，动刀动枪，弄出祸来跪官见府。还有在这些地方得罪了官亲幕友，或是遇见官府查夜，捉拿了去，问了笞杖徒流。这些粉头不拘与你何等恩爱，见你闹出事来，他不是卷卷资财回归故里，就是另